



在下雨的台北，學會了自己撐傘

公共衛生學系三年級 呂芊儀同學

曾讀過這樣一段話：「成長是一場孤獨的旅行，你會離開那些最熟悉的地方，但曾經的快樂回憶會一直陪伴在這場旅行中，讓你一路前行無所畏懼。」那時候的我並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，直到站在異鄉的街頭，身後是繁華的街景，心裡浮現出的是家鄉溫暖的晚風和飯桌上的歡聲笑語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長大後一個人的時刻只會越來越多，沒有了家人的陪伴、告別了“飯來張口，茶來伸手”的日子，在孤獨中學著和自己相處，學著在一個人的時候也能找到快樂。而這些“回憶”也成為了我心裡最柔軟的依靠，支撐著我前行。

三年前，站在出境大廳，心裡五味雜陳，即將離開熟悉的家，走向一片陌生的土地，意味著我將告別依賴，學會獨立，迎接接下來的每一天。站在登機口，媽媽拉著我的手，叮囑我要好好照顧自己；爸爸雖然沒說太多，但他眼中微微泛紅的光，讓我知道他心裡的不捨。走向登機口的那一瞬間，指示牌上的字仿佛開始扭曲，像是在向我揮手，祝我一切順利。飛機衝破雲霄，我透過小小的窗戶望著逐漸模糊的海岸線，心裡湧上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澀。當時的我，還不知道這趟旅程會如何改變我，只是緊緊抱著裝滿家鄉零嘴和親朋好友祝福的背包，勇往直前。

初到台北的那幾個月，孤獨就像一場連綿不絕的細雨，無聲無息地滲透進生活的每個縫隙。一切都顯得那麼陌生，台北的街道、人群、飲食，還有那與我格格不入的語調，都是我必須慢慢去適應的。一個人的時候，常常會想起家裡晚飯時的笑聲，想念奶奶做的飯菜，還有和朋友在家附近小吃攤上閒聊的時光。在這裡，很多時候都必須獨自面對，獨自做決定。這時候我才明白，原來獨立不是一種選擇，而是一種被迫的成長。

語言是一道道無形的牆。儘管我從小就學中文，但台灣的語調和用詞，都讓我常常愣在原地，因為聽不懂。最讓我焦慮的是每次開口說話前的猶豫。我總要在腦海裡一遍遍確認自己的用詞是否正確，害怕說出來的句子沒人聽懂，更害怕對方露出困惑的表情。有時候，同學們熱烈地討論，我還在腦中反覆組織句子，等終於鼓起勇氣想開口時，話題早已跳到了下一頁。這種時候，總會想起在家鄉與朋友暢所欲言的輕鬆自在，而現在，連最簡單的對話都要在心裡反覆排練好幾遍。

課堂上，同學們討論著我不熟悉的社會科學、健保制度等等，我只能尷尬地微笑，假裝自己聽得懂。很多時候，我總覺得格格不入，甚至幫不上什麼忙，只能靜靜待在一旁，試圖不讓自己顯得突兀。最讓我緊張的是分組報告。每次小組討論時，聽著組員們自然而然地交換意見，我卻像個局外人，只能跟著點頭附和。輪到我發言時，喉嚨突然發緊，原本在腦海裡組織好的內容瞬間變成零碎的詞句。

三年過去，回望剛來台灣時手足無措的自己，才發現成長總是在不知不覺間悄然發生。曾經那個在中學時連洗手間都要揪著朋友去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經能獨自掛號看診、規劃旅行，面對生活中的大小事了。最奇妙的改變發生在語言裡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我口中的「垃圾(lè sè)」取代了家鄉的「垃圾(lā jī)」，「液體(yì tǐ)」也戰勝了「液體(yè tǐ)」，就連最簡單的連接詞「和」也悄悄替換成了台灣慣用的發音。哦！還有「D」和「D」的念法。這些細微的改變，默默記錄著我在這裡扎根的痕跡。

留學是一場漫長的告別，告別依賴，告別舒適圈，告別那個曾經什麼都需要別人幫忙的自己，但同時也是一場相遇，遇見了更勇敢的自己，遇見了更廣闊的世界，剩下的遇見留給未來慢慢發掘。現在的我，依舊會在某個深夜，因想家，偷偷掉眼淚。或許離家，不是為了逃離，而是有朝一日，能帶著更成熟的自己，回去擁抱那些始終守候著我的“肩膀”。